

那一年我在烏坵

【作者速寫】林冠琦，政戰學校二十八期，空軍上校總教官退役。

如果說人生當中有值得懷念的一件事，我想應該是有幸到過烏坵這個地方。

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，我從政戰學校畢業，在空軍警備指揮部第三營歷練半年排長後，接到人事命令，到砲二團報到，人事官告訴我部隊已移防烏坵的消息。乍聽之下，真是令人青天霹靂！心裡想著：那個鳥不拉屎、雞不生蛋的地方，沒人知道在哪裡？卻要坐運補給，花上大約五十二個小時，聞著船上濃濃的煤油氣味才可抵達的地方（風浪太大無法靠岸，正常行駛二十七小時），簡直是要人命！到了烏坵，我開始認識這個往後令我一生難忘的地方。這個島嶼，有一個不到三十人的小學，居民加總也不過七、八十人。

個人，卻也有一個加強營的兵力（以海軍陸戰隊為主，陸軍次之，空軍防砲連負責防空任務）。在這裡沒有休閒娛樂，沒有電視可看，苦日子只靠著輔導長講解授課，更沒有其他輔助設施可用，物質條件十分貧乏。

此外，由於烏坵屬敵前一級戰區，晚上到了六點就須實施宵禁管制，官兵不能在外面走動；三餐飲水靠的是一個月兩次的運補艦補給，如遇天候不佳，船無法靠港，就是每天罐頭加麵疙瘩，至於想洗澡，得靠老天幫忙了。

【作者速寫】張朝銘，曾服役海軍陸戰隊等，民國七十五年中校退伍。

小時結束，俘虜共軍七十五人，其他百餘人非死即重傷，我軍有二人陣亡。

便由曹正綱將軍領隊，侯新民將軍副領隊，楊夢祿、趙志超夫婦及筆者等六人參加「南山衛舊地重遊團」。



民國七十二二年，筆者（右）於烏坵擔任連輔導長，與政戰士合影（圖片提供/林冠琦）。

舊地重遊 南山衛



筆者（右二）與參加南山衛大捷的戰友，重遊舊地合影。（圖片提供/張朝銘）

民國三十九年四月，陸戰隊第四團二旅第一營等部隊，自海南島三亞轉進萬山群島（垃圾尾—民國四十三年改名桂山島）南山衛設防。五月十八日，共軍加強連潛駐清洲島，意圖居高臨下襲擊我軍停泊南山衛艦艇。

因敵陣地距我南山衛海軍泊地僅一哩，故粵南防衛司令部兼防衛司令齊鴻章代將，電告南山衛指揮官何恩廷上校於二十日派軍一連於敵前登陸清洲島，在我艦砲掩護之下，作戰約六

第四團第一營營長李季成探詢南山衛第一線各部隊當面狀況後，即指揮部隊進入陣地，加強戒備。清晨共艦先後被我艦擊中負傷，轉向南山衛西南逃竄，我擔任該區守備之機砲連及特兵排亦加入戰鬥，在我猛烈火力攻擊下，敵艦漸漸呈動搖，主力艦亦被我軍砲火擊中，艦上共軍約六百餘人，遭我軍擊斃兩百餘名外，一部份跳海逃遁，一部份則留在艦上掙扎。

奮戰五小時後，登陸之共軍在前進無路，全部棄械投降。戰後清理戰場，生俘共軍一百七十九人。此次戰役後，審視情勢不宜繼續固守，經軍方高階同意，次日撤軍返臺。

事隔多年，同袍趙志超得知大陸邀請兩岸當年參戰的戰友到桂山島（南山衛）參加六十周年紀念大會，我們凱旋歸來舉國歡。

抵達珠海次日上午，大家前往香港海濱搭客輪至桂山鎮，對於能重見昔日的「南山衛」，內心充滿了興奮與期待。登岸後極目遠望，昔日的羊腸小徑變成四通八達的寬闊大道，原本簡陋的小漁村變成繁榮的桂山鎮。我們搭車至吊藤灣上方埋葬該戰役陣亡骸骨的地方，據陪同人員解說：「六月二十七日共軍解放桂山島後，只見陣亡屍體已腐爛發臭，就在此處挖掘一座大深坑，將此次戰役陣亡者，不分國籍，近三百具遺體全放入坑內，下鋪稻草上蓋乾枝淋上柴油焚燒，填土掩蓋築起一座約三公尺高的合葬大墳墓。墳墓前側樹立一座戰役經過誌碑。曹將軍率我們上香，行三鞠躬禮，並悼念：「亡者皆為中華民族，炎黃子孫，不要再有內戰！自相殘殺！」

情緣

【作者速寫】林榆凱，臺北榮總員山分院社工。

電話響起，我一如往常接起電話：「社工室林社工，您好！」對方是第五病房的護理師，她說有位榮民伯伯的家屬想了解一下有關本院的後續照護事宜，請我過去解說一下，這是我與劉姓榮民伯伯及他家屬緣起的事。

當時，我二話不說，馬上前往病房了解榮民及家屬的需求。到病房後，見到一位婆婆，手上拿著委託醫院照護的同意書，面有難色的說：「這份文件是要做什麼的？我們從臺北榮家轉送過來治療，我先生要住多久？要繳多少費用？」婆婆臉上充滿著疑惑及徬徨，像機關槍一連串的問題，讓我有點措手不及。



林榆凱近照。（圖片提供/林榆凱）

在護理人員的陪同下，我先了解劉姓榮民及婆婆的相關背景，並逐一開始說明入住後所需負擔的相關費用；至於臨床上的疾病診斷問題，則交由護理師說明，然而婆婆臉上依舊是狐疑的表情，我想應該是擔心她丈夫的病情，且與我們未建立互信吧！

光陰荏苒，幾個月後，婆婆跑來社工室語帶哽咽的說：「我先生被送進加護病房了，但他還有個心願，就是希望大兒子能來看他，住院期間他的大兒子沒有來探視。林社工請幫幫我，聯絡丈夫的大兒子！」

我仔細追問，才知道伯伯的大兒子是伯伯與前妻所生，因此與繼母的關係有隔閡。為了完成劉姓榮民的心願，依據他前妻留下的聯絡方式，我希望早日致電對方，告知他父親目前住在加護病房。

【作者速寫】劉先昌，上海市人，出生桃園空軍眷村。政戰學校二十三期影劇系，曾任陸光國劇隊隊長。

民國六十七年七月間的一個下午，眷村對面來了一輛卡車，搬運工人卸下了幾十包魚飼料，堆在埤塘的路邊。看守埤塘的兩位榮民伯伯，將一包包的魚飼料用板車推往池邊邊的庫房，空氣瀰漫魚飼料的腥味。

正讀高中的我和弟弟，自告奮勇幫忙他們，將沉重的飼料搬上板車，老兵在前面拉，我們在後面推，來回幾趟終於搬完，也累得氣喘吁吁。榮民伯伯在路邊買了西瓜請我們吃，並且誇讚兄弟倆熱心相助。

在我記憶當中，空軍大華眷村旁的三口埤塘，就是地標。村裡的人會區分：這是建國四村大塘，那是二村大塘，另一口則是六村大塘。其中建國二村大塘最大，約有十五公頃。輔導會向水利會租下安置榮民，這口埤塘除灌溉之用，就是養殖魚蚌，以興民生之利。

守著埤塘的老兵

桃園臺地因為河川短急，留不住水，對於農田灌溉是大問題。石門水庫尚未興建之前，各地農田用水完全靠埤塘。颱風來臨或雨季時蓄水，春耕時排洩供水。埤塘最多時曾達八千多個，所以有「千塘之鄉」之稱，飛機到達桃園上空俯瞰，埤塘遍布，蔚為奇景。



漁塘、膠筏—老兵的回憶。（圖片提供/劉先昌）

看守魚塘的工作並不輕鬆，每日划竹筏到深水處餵魚、割草拋入水裡給魚吃，或撈出翻肚的死魚、縫補魚網及修理魚具；白天或晚上還要巡查偷釣魚或電魚的人，也難免與小偷衝突。由於照顧魚塘人力單薄，若不若軍隊有組織，可以說要獨當一面，所幸眷村同袍也適時給予支援，老兵與眷村的情感，像朋友般和睦。

記憶中我沒看到榮民伯伯有什麼休閒活動，每周工作六天，休息一天。到了例假日，一人留守，另一人到桃園街上走走，添購所需用品。他們總是穿著白襯衫、深色長褲，皮帶繫得很緊，像穿著軍服一樣自律；腰桿挺直，精神奕奕，見到村中人相互打招呼。但是休假時多半仍是在村旁茶館裡，點一壺香片消磨一天，這就是他們的享受。

時代是有印記的，看守魚塘老兵的影子常在我腦海迴旋。當年看管魚塘被視為理所當然，卻很少人會想到老兵沒有親人相伴，總是在燈光最暗、蚊蟲最多的荒僻處守著崗位。時光荏苒，當蛛網般的溝圳建設完成，埤塘功能沒落了；大海捕撈技術日新月異，埤塘淡水魚也沒市場需求，回歸調節水量的功能。到了八十年代，老兵逐漸凋零，魚塘停止看管工作，但是榮民在各行各業默默奉獻，迄今仍讓許多人懷念。

交流道

「榮光副刊」歡迎榮民眷投稿，字數限二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-MAIL傳：mitcherchiang@cte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寄臺北市民權路大道三〇三號五樓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一收。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（http://epaper.vag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一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